



华韵文艺丛书

鳳凰劫

刘凤城／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I247.5
4031

责任编辑：童 舟

装帧设计：梁 陌

ISBN 7-80171-777-5



9 787801 717771 >

ISBN 7-80171-777-5/I · 461

本册定价：22.80元（全套：160.00元）

凤 凰 劫

刘凤城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凰劫/刘凤城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9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华韵文艺丛书/邝纬主编)

ISBN 7-80171-777-5

I. 凤…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4593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政编码:100007

北京北卫文化艺术中心设计排版

北京海洋印刷厂印制

开本:800×1230 1/32 字数:260千字 印张:10.125 插页:2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80171-777-5/I·461

定价:22.80元 (全套:160元)



华韵文艺丛书

ter Work Exhibition Building

YICONGSHI



作者一近一照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祭】

人类,面对大自然灾难的肆虐与戕害,是那样的
无奈和渺小;

人类,面对大自然灾难的暴戾与威慑,又是那样
的坚强与伟大……

——题 记

目 录

引 子.....	[1]
----------	-----

第一章.....	[2]
----------	-----

公元 1976 年 7 月 28 日,北京时间 3 时 42 分 53.

8 秒,此前,古老的唐山大地平静似水,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整座城市沉浸在无边的夜色之中。然而,谁也没能想到,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灾难,正一步步向人们逼近……

第二章	[85]
-----------	------

10 万大军昼夜兼程唐山,这是共和国成立后最宏大的人道救援行动。亲情、同情,牵动了整个人类社会。大地震患难之中演绎出多少生生死死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

第三章	[187]
-----------	-------

银行的废墟上清脆的枪声响起;瘟疫死神面目狰狞地觑着刚刚获救的数十万生灵;总理乘坐的“三叉戟”专机满载着危重伤员呼啸着刺破蓝天;废墟下面依然在发出微弱的求救声……

第四章	[237]
-----------	-------

没有一个人饿死,没有一个人冻死,没有一个人

流离失所……在全国人民无私的关怀和帮助下，顽强的唐山在百里废墟上奇迹般的站立起来！阳光再次从简易的帐篷口照到人们脸上，新的一天又悄然来临……

第五章 [289]

罹难者们绝世而去了，幸存的人们也依然继续活着。面对如影随形的大地震恶魔，命运多舛的唐山人在千古绝哭的周年忌日仰天呐喊：我们人类——地球上唯一具有智慧的高级动物，难道就这样束手无策而任其宰割吗……

后 记 [309]

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但人们记忆犹新，那一瞬间，大地颤抖，房屋倒塌，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满目疮痍，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灾难。

【附录】 第二版

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但人们记忆犹新，那一瞬间，大地颤抖，房屋倒塌，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满目疮痍，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灾难。

【附录】 第三版

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但人们记忆犹新，那一瞬间，大地颤抖，房屋倒塌，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满目疮痍，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灾难。

【附录】 第四版

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但人们记忆犹新，那一瞬间，大地颤抖，房屋倒塌，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满目疮痍，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灾难。

引子

三十多年前,周大鹏的家,坐落在唐山最繁华的市中心——小山大世界的南侧,一条狭窄胡同西端破旧的四合院里。

大鹏家所住的正房西屋已经有了些年头,砖瓦残蚀,墙皮脱落,地基年年不断地下沉。前檐角上的裂纹,也一点点加大。于是,年年雨季来临之前,房顶都需要预先修补。

几年前,大鹏家的这所房子曾局部拆建过,但裂纹依然在扩张。听老辈人讲述,这房子的地底下有一条沙龙,它日夜不停地在流动,是根本制服不了的……天长日久,地基下沉地越来越严重了,房子也就越来越危险。

那时节,周大鹏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家中的生活全靠周大妈一个人在街道小工厂糊纸盒挣钱来维持,吃穿刚刚勉强,哪里还有力量将危房推倒重新翻盖。

看着日夜担惊受怕、愁眉不展且身体愈加瘦弱的妈妈,中学即将毕业的周大鹏,摇晃着妈妈的胳膊,开玩笑地劝慰:“妈,你用不着整日里总犯愁,等将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城里所有的房屋全都倒塌了,到那时国家就会拿出钱来给咱们盖新房……”

没成想,十年以后,唐山果然爆发了一场大地震。但是,谁也不曾料到,它来得是那样的凶猛,那样的惨绝人寰……

第一章

公元 1976 年 7 月 28 日,北京时间 3 时 42 分 53.8 秒,此前,古老的唐山大地平静似水,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整座城市沉浸在无边的夜色之中。然而,谁也没能想到,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灾难,正一步步向人们逼近……

夕阳西挂,天空没有飘着一片云,地面也没刮动一丝风。烘烤了一天的蒸人热气,此刻凝滞在城市的所有空间,塞满了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

同往常一样,下午 5 点多钟,下了班的周大鹏双手轻巧地搬起自行车,“哐当”的一声,撞开了油漆脱落、斑驳破旧、虚掩着的自家院门,打破了小院的静谧。

“妈,我回来啦!”

天热,路远,骑车的速度又快,小伙子晒红的脸膛、裸露的脖子、臂膀和胳膊上面,都密密麻麻沁满了大颗的汗珠儿。汗珠在灼焰炫目的阳光下泛起一片亮光。

这是 1976 年 7 月 27 号下午 5 点 44 分,距离那惊世骇人的世纪大灾难、霎时间将唐山坠入地狱的悲恸时刻,仅仅剩下不足 10 个小时了。

然而，周大鹏和他的家人，以及左邻右舍，连同世代代生活在渤海湾畔这座面积 70 平方公里城市的近 120 万唐山市民，此时此刻却浑然不知。

“大鹏，快进来，熬好的绿豆汤快晾凉了，先喝一碗败败火！”

听到了妈妈从正房屋里传出来的那一声亲切的惦念，周大鹏心中的燥热顿时消却了不少。

“挺热的天，您老费那事儿干啥！……”

大鹏回应着妈妈的话，手脚麻利地拎起自行车掉转头靠在了院墙脚。接着，他反手脱下被汗水潮湿紧贴在自己身上的白背心，攥成一团用力一拧，一股细流从指缝儿中滴落下来，洒在了晒得烫脚掌的白灰焦子地面上，咝咝作响，随即化成了白色的气雾。

“妈，晚上吃啥？我的肚子早就叫唤了。”

“秫米水饭，红咸菜丝虾皮拌蒜，都是现成的。”

正坐在炕里面守着窗玻璃纳鞋底儿的周大妈一听儿子喊饿，立马放下了手中的活儿，扭动身子往炕边儿挪。

“大鹏，上午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我给你放在写字台上面了，八成儿是晓燕写的……”

“啊，晓燕来信了！”站在院子当中的周大鹏霎时双目闪亮。他扬起胳膊把尚未拧干的背心往横拉在空中的铁丝晒条上一甩，顾不上舒展，转身就一头朝自己住着的东厢房小屋里扎去。

“咳，这孩子，见着对象的信就猴急！”随着妈妈的轻声嗔怪，正房屋里响起来了盆碗勺的磕碰的声音。不大一会儿，周大妈迈着一双尖尖儿的小脚就从里面走到了院子中。

周大妈一只手端着盛满绿豆汤的粗瓷大海碗，另一只手则高举着大蒲扇遮挡在自己头顶的上方。她一边往儿子住的东厢房颤巍巍移步，嘴里还不停地唠叨：“天热，大旱，老天爷不想叫俺老百姓活啦？”

二

公元 1976 年的夏季,人们经历着几十年来少见的持续高温。

骄阳在天空中熊熊地燃烧,烈焰不停地朝地面扑去。连续多天的干旱无雨,使得农村大面积的贫瘠田地板结成了一块一块的。生长在田里稀稀拉拉的庄稼都已枯萎。唯有躲在叶子打卷儿的树上的蝉,“知了知了”地整日里叫个不停。沉闷的超低气压气流盘旋在灰色城市的上空,使每一间的房屋都变成了湿热的巨大的蒸笼。沥青铺就的城市马路上面,汗流浹背的行人每次艰难地抬起腿,脚下就会出现一个模糊的再生塑料凉鞋底印。

低水位的水库,浑浊的池塘,散发着异味的游泳池,人们像煮饺子似的在那里拥挤着。于是,在什么地方溺死了小孩,在哪儿溺死某中学学生的消息,不时地在躁动的人群中迅速传播着。

酷暑难耐的人们,纷纷地手搭眉际抬头仰望,焦灼的目光扫向那万里无云的天空,祈盼老天爷开恩能下上一场小雨。

与此同时,政治也出现了白热化。疯狂的“四人帮”再次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高潮。广播喇叭震耳欲聋,报纸社论连篇累牍,批判会喧嚣尘上,大字报铺天盖地。

空洞的口号代替了实干,革命的词藻压制了生产。大批的工厂停工,大面积的农田荒芜,中国的命运处在了一个十分危急的关头……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炽热的地下岩浆,长期积聚了巨大的能量,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抑制的、急待释放的力量。此刻,这股巨大的力量正在地球内部左突右窜横冲直撞。

不幸的是,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位置在中国华北地壳板块边缘的构造断裂带上,这座与首都北京和商业大都市天津成鼎足之势的唐山市,成了这巨大能量迫不及待释放的突破口。——一场悄无声息的巨大劫难,一场天崩地裂的灭顶之灾,正渐渐地向她逼

近……

三

周大鹏家坐北朝南的三间正房，被土坯的矮院墙圈禁着。几十年风雨的冲刷，墙皮剥落，砖面侵蚀，显得十分陈旧破落。两家人共用的堂屋，长久经炕灶和煤炉烟熏火燎，墙壁黧黑，屋顶上面的粗檩细椽和苇笆，早已分辨不出本色。

小院的西墙边搭建着存放杂物的小木棚，以及堆放烟煤的砖池子，还有一个简易的男女混用的小厕所。住在这里的居民们，夜里院门从来都是虚掩的。因为每到后半夜，从郊区赶来掏粪的农民，自己主动地就会推开虚掩的门进到院子里来倒便桶，轻手轻脚而绝不会惊扰主人。

27岁的周大鹏一个人住在东厢房。小屋的面积不大，仅有八九平方米。新打做的双人床、大衣柜和写字台摆在屋里，显得有些拥挤。窗子的玻璃明净，刷了三遍漆的家具光可照人，新粉刷过的墙壁上挂着中国地图和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还有一个五根弹簧的健身拉力器。

夕阳慢慢坠了下去，落日的余晖映在东厢房的墙壁上，呈现出一片燃烧着的玫瑰色。周大鹏匆匆吃过晚饭，又钻进自己的小屋里，全身脱得仅剩一条三角裤，光着脚踩在水泥地面上。这一天之中，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小屋，凝望着未婚妻晓燕的玉照，是周大鹏感到最惬意的时候。晓燕姑娘那甜美的笑声，仿佛就在耳边萦绕，他甚至还嗅到了未婚妻晓燕那吐气如兰的芬芳。

我的晓燕，对着你的照片给你写信，好似咱们俩又手牵手漫步在开着黄花的广阔田野里，肩靠着肩，头挨着头，心贴着心……啊，那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觉啊！

……咱们的新房已经粉刷完毕，家具也全部就位，操办婚

此刻，我的一颗心，就像第一次亲吻你那温软柔滑的樱唇时一样在急速地跳动。为什么一天非得要过 24 小时，为什么日历不可以一次撕掉 60 页？唉！晓燕，你这个美丽动人的俏新娘，什么时候才能飞进我的洞房！……

大鹏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手中的笔不停地飞舞。写字台上精致的相框里面，晓燕姑娘俊美的脸庞正在微笑着。周大鹏额头及后背上的汗珠儿滴滴答答往下落，他在自己这湿闷的小屋里竟丝毫没有感到热。

“李雄飞,李雄飞,吃完饭没有?牌打得臭,人也慢吞吞,再晚了没人给你占位置!……”胡同里,性急的水宝山开始催找人手,操持着打牌了。

“大鹏，大鹏，快点儿出来！大热的天闷在小屋里，你不是在等着抱窝吧？”随着窗外面越来越远的叫喊声，竹门帘“啪嗒”一响，水宝山已经闯进了大鹏的小屋。

“啊哈！我说呢，原来是在偷偷儿写情书哇！害得我们大伙儿在外面一个劲儿苦等。”白背心被健壮的胸肌绷得紧紧的，胳膊上的疙瘩肉也是一块块隆起的宝山，一边在打着趣儿，一边迅速地将自己的脑袋凑到了写字台前。

“喂！偷窥别人的隐私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周大鹏一边说，一边飞快地把面前的信纸打个对折，拉开抽屉塞了进去。

“不就是几句见不得人的甜言蜜语嘛，你还能写出什么花活来呀！哎，我说大鹏，如果感觉写着困难，编着麻烦，要不要我把当年写给你嫂子的情书拿几封借你抄抄？”水宝山挺没劲儿地缩回了头，不以为然的又撇了撇嘴。

“什么？”周大鹏听他这么一说，忍不住大笑起来：“哈哈！我

说宝山兄，你的长拳打得威猛潇洒，我从心眼儿里佩服，你的摔跤动作利落不拖泥带水，也实在是出类拔萃。但是，你在我面前白话你那蜘蛛爬似的几笔转文，嗬嗬，谢谢啦，实在是不敢恭维。”

“嘿，你个臭小子，胆敢小瞧人！甭管我写得什么字爬得什么文，招来了凤凰就是梧桐，娶到你秀珍嫂子那样的大美人，就证明我有过人的本领。大鹏，你服也得服，你不服还得服！哼哼！”洋洋自得的水宝山摇晃着脑袋在说话的同时，伸出手又将还坐在那里不动弹的周大鹏一把给拽了起来。“十月一马上就要到了，还有啥可写的？到时候多少的悄悄话，还不够你和晓燕白天黑夜搂抱在一起说的？快走吧，二平他们几个早等得不耐烦了。”

“哎！哎！先放手，先放手，我也得穿上裤子蹬上鞋呀！”

周大鹏家所居住的地方，“文革”前叫“积善里”，现在更名为“红旗里”。可老住户们始终改不了口，送信的邮递员也依然边不住地按车铃边高唤“积善里××号来信啦！”几百条小巷一下子都改叫“革命”、“红旗”、“反帝”、“反修”等几个单调的名字，送信找人实在不是件容易事。

周大鹏住的这条胡同，巷深约70余米，前后还有两条同样的胡同与这排房子并列。胡同的东出口被新盖的唐山大剧场围墙封堵后，胡同口西边的一小块儿空地就成了这里的居民茶余饭后纳凉玩耍的聚集场所。

吃过晚饭的街坊四邻们，纷纷逃离了潮湿闷热的家。老人们摇着大芭蕉扇，女人们抱着孩子，爷们儿拎着小板凳，各自在空场上找好了自己的位置。

空场的中间是一棵长着密簇枝叶的百年老槐树。在它的巨伞一样的浓荫下面，照例是女人们的专属领地。地面上铺着凉席，盘腿而坐的老太太们摇晃着大扇子东家长西家短地正在唠着嗑。

在后排房子住的快嘴李婶用一口天津卫口音高声说着话，离

着二里地远都能听得清。

“老姐姐，再过几天大鹏结了婚，您那是老儿子娶媳妇大事儿完毕。以后就尽等着享清福吧！”坐在旁边的周大妈听到李婶这么说，乐得嘴都快合不上了。

年轻的妈妈们把自己的小儿小女安置下躺好后，全守在了一旁，边用手轻轻地抚拍，边低低地哼起小曲。几个花枝招展的大姑娘，则堆挤在一块儿，忽而窃窃私语，忽而戏耍嬉笑。

看见水宝山的媳妇秀珍抱着女儿水波走过来，周大妈一面腾地方，一面摇着扇子关切地问：“秀珍，今天你不是上夜班吗？怎么还出来了？喏！瞧，你们家的小波睡态多秀气呀。长大了准是个俊俏的大姑娘！”

秀珍一面安放孩子，一面接着话说：“大妈，谁说不是哩！可我们家的宝山还不知足呢！成天地叨咕要是生个儿子更好，打小儿他就可以传授武术了。”

说话中，林国祥的媳妇抱着儿子小林涛，也凑过身来搭茬。“那好哇，我们家国祥就喜欢文文静静的小闺女。秀珍，要不咱们两家换换？”

见到大鹏的妈妈左看看小涛，右看看小波，手中的大蒲扇还轻轻地往孩子们身上扇个不停。秀珍笑着说：“大妈，我大鹏兄弟马上就要结婚了，您是想让晓燕给您生个大胖孙子还是生个乖巧的孙女呢？”

周大妈闻言，呵呵地乐着说：“都喜欢，都喜欢！最好是孙子孙女一样生一个！”

“那可不行，大妈！”一旁的国祥媳妇说：“国家可有政策呢，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您是想让我大鹏兄弟犯错误啊！嘻嘻。”

胡同口，一群扎着小辫，穿着短花裙，蝴蝶似的女孩儿在欢快地跳着猴皮筋。

“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